

好朋友叢書之一

留歐外史

羅 離 鶯 著



1 9 3 0

上海明月書局出版

留 歐 外 史

羅 籬 鶯 著

上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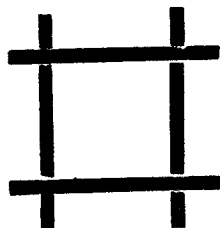
明 月 書 局 出 版

1980

1930, 1, 15, 付排

1930, 3, 1, 初版

1 — 2000冊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八分

敬 告 續 者

說起來，真是一樁殘忍的事！我離開我的故鄉，拋棄我的家，使家人視我如死去一般，孤單單的到海外去尋覓生路。當時我並沒料到在我鬚髮未白之先就回來，所以把隨手寫成的一本‘留歐外史’交給一位黎先生，託他賣給一家書店或用他的大名出版，所得的錢便寄給我的妻子。後來這本書，只有一位張先生賞識，蒙他代印發行；但不久張先生又遠離祖國，他經營的書店亦因故停頓。我回國之後，適二三友人組織一“明月書局”並擬發行‘好朋友叢書’，囑我把這部書寫完，作為叢書之一種。祇是我從前所得的材料，現已大半遺忘，好在這是一部小說，就捏造些事實，想也無妨。於是將下卷陸續寫成，將上卷修改一遍，若將來能把以前所寫的日記都翻出來，當再寫一部‘續留歐外史’；因為本書所載，僅敘德人上一部分的故事，不曾談及在其他各國之所見所聞，未免

與書名不符。

我原想把近十年來歐洲各國的政治社會以及民情風俗一條條的列出來，編成一部筆記。但是那樣枯燥的寫法，未免太不合讀者的脾胃了。所以找了些有趣味的故事做全書的主幹，把許多零星知識穿插進去，讓讀者如身歷其境，自然的汲取，不至於和坐在教室裏聽地理課一樣，十有九回打磕鉢。本書的價值，我不害臊，敢說就在這點。

羅維鵲 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於上隴



我在巴黎啓程之先，拍了一個電報給柏林的一個朋友。央他於某日某時到車站來接我。因為我這是第一次到德國去；行李又帶得很多；並聽說德國幣價跌落之後，各國人士都貪着便宜，一羣羣的跑到德國去，大城市的旅館都住滿了。我恐怕到了柏林找不着一個住宿的地方，所以不能不麻煩我這朋友一下。我在法國差不多三年之久，而且不常坐在家裏，因此交游頗廣；此刻上火車的時候，不用說，送行的人很多：同學的；同鄉的；房東的全家，連他的親戚都到齊了；還有幾個女友。火車正要開行的時候，送行的都一一和我握手，並說了些吉利的話。火車已經離站很遠，還看見月台上許多手帕揚來揚去。

第二天上午，火車到了柏林，停在動物園車站。我那朋友正站在月台上等候我。見面之後，還不曾彼此問好，他便

一把將我拉下車來，又吩咐管車的把我隨身攜帶的行李都提到月台上放着，並且說：“這火車並不停在此處。柏林的車站很多；東邊和西邊來的車都要穿過柏林，每到一個車站，停留二三分鐘之久；所以隨便在那一個車站都可以下車或者上車。這樣呢，一來免得擁擠，二來免得乘客枉跑許多路”我聽他如此說，不由得稱讚德國人幾句。我記得昨夜在巴黎進車站的時候，正從外省到了兩班客車，男的女的，出出進進，擠得年輕的姑娘們都狂叫起來；現在這裏不獨不擁擠，而且一點嘈雜的聲音也沒有，這都是由於設備週到的原故呵！

我的朋友接到我的電報之後，便替我在康德街 (Kantstrasse) 租了一間房子，租金便宜得很，每月合中國錢二元五角上下。房子裏的陳設都能使我滿意。房東是一個老寡婦，沒有兒女，所以家裏清靜得很。那時房東看我還不能多說德國話，願意每天教我兩個鐘頭；我也很高興跟她學習。因為她是一個貴族婦人，曾受過高等教育，說出話來，文法上的錯誤一定不會有的。她的丈夫是一個高級軍官，歐戰時為他祖國和皇帝，在東普魯士受了重傷，死在樹林裏的一個帳棚底下。他生前雖然有點積蓄，但是這兩年來，因為馬克低落物價飛漲的原故，銀行裏的存款早已提得乾乾淨淨；現在剩

下的，不過幾間房子和一些家具罷了。她家裏還住着一個希臘人。他們本來看不起這些弱小的國家和文化落後的民族，今爲生計所迫，只要房子能租出去，就隨便那一個地方的人，也祇好裝着笑臉歡迎他；否則房子沒人要時，一個月的麵包便沒有着落。他們的皇帝所報答這些忠臣烈士的，就是如此！

這晚七點鐘的時候，我的朋友走來邀我出去吃飯。他說還請了五個同鄉，都是今天到德國的。我隨着他走出大門，見這五位先生都站在街旁等候。我的朋友向我一一的介紹了，才知道個個都是北京專門以上學校的教員，姓名當時我却沒記清楚。我們一同走進一家大菜館裏，廳上已坐了不少的男女主顧，我的朋友向侍者要個小房間，據說都早已佔去；我們只好在大廳上的一個大菜檯旁邊坐下。我的朋友替我們每人點了兩三樣德國的名菜。那時我細細的把這五位先生一看，一個個都有些土頭土腦，我很擔心，惟恐他們鬧出笑話來。第一樣菜是一個雞肉湯，每人一份，端來之後。我的朋友拿起調羹來，叫了一聲請。忽聽得這五位先生同時嚙的一聲，嚇得我的朋友立刻把調羹放下來，繃起眉頭望着他們。有位還因喝得太多，燙得厲害，又不能一把吞下去，只得仍舊吐了出來。那時滿廳上的人都回過頭來向這邊看着。我

的朋友又不好意思說他們不該喝得太齋，並且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喝湯的法子。這時對面的一張大菜桌旁邊坐着一個中國人，陪着一個年輕的女人吃飯。他忽然站起來，走到我的朋友面前問了聲好，又向大家點了點頭，把自己的姓名報了出來。我的朋友又將我們一一的向他介紹了一回。這時候大家只好把調羹放下。他還在我朋友耳邊，輕輕說了幾句，仍舊走回原處；又見他把一個侍者叫到面前，偷偷給了他一捲鈔票。當他走開之後，這五位先生又一個個的把調羹搶在手裏；我的朋友連忙說道：“等一等！這個湯燙得很。等他涼一點再吃吧”。大家只得又把調羹放下。不久的功夫，廳上的樂隊吹吹打打的奏起樂來；我的朋友才讓大家把這湯喝完。雖然還有些聲音，但因為音樂很響，不免遮蓋了一些。我們把晚飯吃完之後，一同離開了這家菜館。我的朋友替這五位先生雇了幾輛汽車，一一的把他們送回家去。現在只剩下我和我的朋友兩人，我說：“今晚吃得不很痛快”。我的朋友搖了搖頭，說：“早知道他們這樣，便不該把他們帶到一家大菜館去。你想，當滿廳的人都回過頭來看着我們的時候，那一會兒多難為情呵！我初出門的那天，也不見得會吃西菜，但我能處處留神。我看見別人喝湯的時候，把頭略略的抬起來，把調羹靠在嘴邊，輕輕的倒往嘴裏去，一點聲音也沒有；我看了馬

上就照這樣子做。至於他們這幾位也太不小心了，喝得這樣醬，自己一點也不覺得。要不是遇見了這個姓李的，想出一個辦法來，遮蓋了一下；真要把我急死”。我說：“你在國內大約沒吃過多少回西菜，所以不敢大意。他們這幾位都在北京多年，中國式的番菜館不知道走過多少次，那些地方都是很隨便的，所以養成了習慣，鬧出笑話來，自己也不覺得”。我們兩人說說笑笑，不幾分鐘久就到了我的寓所前邊；他約了明天再來看我。他還告訴我：那姓李的有個綽號叫‘五通神’；因他一見着年輕的女人就流涎，而且詭計多端，栢林所有玩耍的地方他都去過；假若邀他一路出去走走，一定討得許多便宜。於是我們約定了明天上午十二點鐘一同去找他。

第二天正午，我和我的朋友見面之後，一同走到一個停電車的地方；那時栢林的電車，因為乘客稀少的原故，十有七八已經停駛。我們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德國人民困苦的情況。他們每天到各工廠去作工。賺來的錢，幾乎不夠維持自己的生活；家裏還有妻子要吃飯；那裏能有餘錢來供給每日的車費？就是來回要跑十多里，也只好苦一苦自己的腿。我們等候了四五分鐘久，才來了一輛電車，掛着兩口車箱，並不分甚麼頭等二等。一口是給吸煙的乘坐的，不吸煙的人可以走進別一口車箱裏。車票無論遠近都是一樣的價目；還可以拿

着原票在半路上換車一次。因為德國的火車電車都是由國家經營的事業，目的不在賺錢；所以人民都能感受便利。我們走上禁止吸煙的車箱裏，那時已有不少的人，都交頭接耳好像議論什麼似的。不久，我的朋友用手腕碰我一下，說：“你看見嗎？那邊坐的一個女人，衣服穿得這樣的漂亮，皮鞋也很講究，但是腳上沒有襪子，腳脛上的黃毛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回頭一看，果然有這樣的一個女人。只見她低着頭，頗有些害羞的樣子。我仔細一看，連忙向我的朋友說：“這不就是昨晚李某帶的那女人嗎”？我的朋友說：“不錯！我原說在甚麼地方見過。但她怎麼會弄到這樣的狼狽！等一會，我們記住問一問姓李的，看他怎樣說”。

我們到了姓李的寓所裏，他那時還沒有起床。他看見了我們來拜訪他，一面坐起來，一面向我們說了些抱歉的話。他又對我的朋友說：“昨天晚上要不是給了這些音樂師幾個錢，央他們早一點奏起樂來；看你怎樣下台”！我的朋友忙問道：“你給了他們多少錢？這應該由我拿出來的”。他說：“這，提他做甚麼！那時候已經快八點了。就不給他們錢；不到幾分鐘，他們也是要開始奏樂的”。我的朋友道：“我問你：昨天和你坐在一塊吃飯的那個女人是誰？羅先生不是外人，你用不着隱瞞，把你們的歷史細細的講給我們聽聽”。這時候只

見姓李的嘆了口氣，伸手在枕頭底下摸出一隻淡黃色的女襪來，先拿到鼻子前邊聞了一聞，又用力把他搓了兩下，抬起頭來向我們說：“我在柏林，這算是第一次碰見了對頭。你們暫且坐下，聽我細細說來！昨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我在麗村湖（Litzensee）旁邊散步。本來不願意打獵的，因為那地方很難找到幾個合意的野獸……”我當時插嘴問道：“柏林城裏還有甚麼打獵的地方嗎？”我的朋友忙道，“麗村湖是一個小小的公園，離這裏不很遠，並非一個獵場。你想一想：五通神說打獵；他獵的是些甚麼”！我聽了連忙點頭。此時只見這姓李的用一隻手在眼睛上揉了一下，接着說：“我坐在麗村湖旁邊的一張櫈子上，抬頭一望，遠遠的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一步一步的向我這邊走來。細看她的面貌，雖不見得十分美麗，却不很醜，身上着的衣服也還過得去。我立刻站起身來，迎上前去；她那時也向我看了一眼；我便趁這機會，把帽邊撚了一下，向她說：‘小姐，你獨自一人在這裏散步，不嫌寂寞嗎？我能否有這光榮，陪你走一走？’只見她輕輕的點了點頭，又向我看了一眼，說：‘先生，你的德國話說得多流點呵！一個日本人能說出這樣的德國話來，我從來沒有見過。但誰也不相信你是中國人！因為人人都說，中國人個個都戴着一副眼鏡，中國人就用他做一個與日本人區別的標配。你

現在不是沒有戴眼鏡嗎？我說：‘小姐，你說得有理！但日本人舌頭，比中國人的差很遠。中國人舌頭的構造恐怕和鸚鵡鳥的一樣吧！’無論一種甚麼語言，只要中國人肯學，沒有學不會的。’我和她兩人一邊閒談，一邊慢慢的動起手來。我起先還不過握着她的手腕，後來簡直痛痛快快的用手掌按在她的背上。等到我們快要走出國門的時候，我輕輕的向她說：‘小姐，我看你舉止大方，好像屬於一個貴族家庭裏面的；我想你決不至於吝惜一個甜蜜的吻吧。’她說：‘不行！不行！’但走了不到兩步，她又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說：‘你不曉得這句成語嗎？年輕的女子，嘴裏說不，心裏却說：我願意呀。’我那時也不管旁邊有人沒人，反正沒戴眼鏡！一把將她抱住，在她的嘴上親了一下。這樣一來，我們兩人自然親熱多了。我便帶她到菜館裏吃了頓晚飯，又在一個電影院裏看了一場電影。離開電影院之後，我同她在僻靜的街上走了一會，同時還吻了幾次。她忽然向我說：‘已經十二點了。你怎麼還不要回去？’我說：‘這時候電車也沒有了，我的寓所又隔這裏很遠，教我怎樣回去哩！’她說：‘那麼在街上走一夜也不行的。’——‘不錯！我不能不在近邊找一個旅館。但是一個孤獨的青年，睡在充滿了春風的旅館裏；親愛的小姐呀，你知道這一夜他在床上翻來覆去要轉多少次阿！但我又

不能不去。我只希望此時有個愛神，對準你的心頭，射一支慈悲的箭。」我一面說，一面伸出手來，一把按在她的胸口上。她說：「祇是我不能陪你到一個小的旅館去。」——「那麼康德旅館何如？」她點了點頭。我明知康德旅館不大願意人家隨便帶一個女人進去的；但我此時身邊的錢有限得很，到別的大旅館去恐怕付不出房錢來；所以只好壯着胆子去試一試。我們走進那旅館的時候，一個侍者迎上前來，說：「要房子嗎？可惜都住了客人！」他還沒有說完，只聽得櫃上有個老頭子叫道：「還空着一間小的房子。」侍者連忙改口道：「先生，你願意去看一看嗎？恐怕不合你的意。」我說：「將就些吧！」他立刻帶着我到櫃上去付錢。那個老頭子先看了我一眼，又把我帶來的那個女人看了一看，說：「五十萬馬克一天」。我聽了當時大吃一驚，因為我不曉得那時口袋裏還有沒有這許多的錢。我只得統統搜出來數了一數，僥倖得很，大票子，小票子，湊在一起，一共還有五十二萬。交清房錢之外，還給了侍者二萬馬克酒錢。侍者便笑嘻嘻的把我引到這小房間外面，我推開房門一看，只見裏面陳設得異常簡陋。這樣的房間，頂多每天租十萬馬克。現在明知上了當，只因為帶着女人的原故，不便和他們理論。我們兩人進房之後，一同坐在床上，又不住的說了些親愛的話。我先躺了下去；她

把我遍身按摩了一回。外面的鐘聲已鏗鏘的響了兩下，她還不肯爬上床來，我這時急得心頭亂跳，甚麼甜蜜的話都說過了，只少向她下跪。但她又沒有一句拒絕我的話，總是笑嘻嘻的，有時還抱我的頸，在我的嘴上臉上親幾下。我只得攆拉着她的手腕，把她拖到我的身邊，替她把外衣脫下，她忽然握住了我的左手，用她的食指，按在我帶的一個鑽石戒指上面，把嘴湊在我的耳邊，輕輕的說道：‘你把這個脫下來，套在我的手指上，給我留個紀念吧’！我想：這戒指雖來得便宜，但也費了個多金磅；今天一整天，吃飯，看電影，住旅館，一共還沒有用到十分之一金磅；她這竹槓却敲得太兇了。只得說道：‘可惜這戒指是我的姐姐送我的。我不能讓她將來看見我的手指上沒戴着他。’她聽我這樣一說，便一手把我推開，走下床來，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眼睛看着窗外。事已至此：晚飯也吃過了；電影也看過了；旅館費還冤冤枉枉的開銷了幾十萬。爲甚麼住旅館？真的不能回家嗎？家就在這旅館的後面！‘好吧！我親愛的，這個戒指就是我的心。我現在把我的心交付你了！’這時候只見她回過頭來，向我微微的笑了一下，走近床邊，伸出一個手指來，讓我替她把這戒指套上，接着說了聲謝謝，伸手把電燈熄了。外面的鐘已經敲了四下，我的手無意之間碰在那戒指上面，心中不免有些

後悔起來，後來我越想越惱，看她時，早已睡得沉沉的。我便爬下床來，扭開電燈，把衣服穿好，也不願意再將她叫醒，推開房門，打算一直走回家去，偶然回頭一看，見她脫下的兩隻襪子都拋在地板上，我便伸手拿了一隻，塞在褲袋裏。也算是留個紀念吧！你們看，這個就是”。他說完之時，把他手裏的襪子高高的舉起來。我的朋友說：“你也太淘氣了！你偷掉她一隻襪子；也沒有想到，她第二天如何出門？”我接着又把剛才在電車裏所看見的告訴了他；大家笑了一回。我和我的朋友才告辭出來，同走進一家中國飯館去吃午飯。

我們走進中國飯館的時候，在大門口遇見了一個中國學生。他和我的朋友拉了拉手，並且說：“今晚老哈請客；你去嗎？”我的朋友說：“左丞相，你呢？”他說：“自然要去的。恐怕老佛爺也來”。我的朋友說：“是不是吃喜酒”？——“差不多！”他說完這句之後，把手一揚，匆匆的走了。我便隨着我的朋友在飯館裏揀了一張桌子坐下來，我說：“你們兩人剛才說些甚麼？老佛爺，左丞相，又是甚麼老哈”。他說：“這都是一些綽號。老哈姓王，到德國已經八年了，考得一個醫學博士，現在又在大學裏研究甚麼植物學，是一個有名的書獃子，但是學問很好，只可惜說話時有點搖頭擺尾，因此人家說他像隻哈巴狗，所以叫他‘老哈’。他今晚請客，大約是跟一

個女人訂婚。這段情史說來很有趣味。等吃完午飯之後，我們同去找一個混名叫‘夜和尚’的，要他細細的講給你聽。至於左丞相，還有甚麼獼猴屁股，這些人都很有學問，但他們不大把一班人看在眼下。你看，那邊站起的那個瘦子，就是獼猴屁股。他本來姓何，因他爲人過于驕傲，不免有許多人恨他，所以送給他一個這樣的綽號”。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年約三十的人，衣服樸素得很，左邊臉上紅得和豬血一樣，夾着一個書包，向我們這邊走來。走到隔我們不到五步遠的地方；忽聽得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小鬍子向他叫道：“老獼，你怎麼的？臉上紅腫了這麼一大塊；莫不是有人欺負你”？這瘦子聽了，嘆了口氣，說：“豈有他哉！假若我當時身旁有個子路，也不會受這陽貨之辱了”。我這時候回過頭來，輕輕的問我的朋友道：“是不是人家看他臉上是紅的，便叫他獼猴屁股？”我的朋友說：“不是。他這人很用功，一天到晚，至少要坐着看十個鐘頭的書，還天天到大學去聽講。因他坐得太多，無論他穿一條甚麼好材料的褲子，不到半月之久，就磨成了兩個大洞。他又愛穿紅色的襯衣。遠遠的看了。好像屁股上裝着兩個紅色的圓東西；因此大家叫他‘獼猴屁股’。他今天臉上忽然紅了這麼一大塊，一定有個別的原故。我們且聽他說些甚麼！”那時那瘦子已把書包擱在一張椅子上，坐